

(一) 風雪祖國行

十二月是個忙碌的月份，美國中西部的人們忙著清除入冬以來第一次濃重積雪，耶誕樂韻的節奏加緊了，藍衣使節（美國郵差著藍色制服）的脚步也加快了。爲了回國渡假，我把預備出席的兩個會議的計劃加以調整。預定在美國皮膚病理學會年會發表的專題“Wegener's Granulomatosis 的皮膚病理學”以及在美國皮膚科學院年會提出的兩個報告“Cutaneous Endometriosis”和“Histiocytosis X”分別請同事代爲宣讀。隨即偕內子及邁兒暫時告別住了四年多的羅鎮，搭機返國。那天羅鎮風韻依舊，著典型北國冬裝，白潔大地爲主色，藍澄晴空作襯托。

由羅鎮到台北，一路換換飛機，加起來總共不下二十小時的航程。除了我們因爲六年多不見台北，心情特別興奮以外，這是一段很尋常的越洋飛行。倒是內子和同座旅客巴特菲太太談得十分投機。巴特菲太太的先生爲紐約時報駐日本的記者，她剛從麻省故鄉渡假，返回東京與記者丈夫團聚。我們發覺彼此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她是住在東方的美國人，而我們則客居美國。我們同樣地都對自己祖國文化十分熱愛驕傲，但對另一體系文化也極有興趣。中西文化的異同、客居異國的感受、新英格蘭的紅葉楓林、明尼蘇達的雪、東京的物價、台北的中國菜，以及紐奧良的浪漫、聖安東尼（德州）的嫵媚都成了談不完的話題，正是“三人話匣談不完，飛機已過太平洋”。

當我們同在一起

醫科第一屆 胡俊弘

(二) 北青山煮酒話天下，東京都行
脚驚一瞥

有一次，我和同事西班牙人狄亞士在芝加哥奧哈拉機場等飛機去大西洋城，迎面來了一隊東方人，走在中間的那位仁兄中年微發福，左手空空，右手夾支香煙，左右有四五位年青朋友，前呼後擁，代提公事包。狄亞士一向對東方人，尤其那位是中國人，那位是日本人有興趣，此時他興緻勃勃，想跟我打賭這些人是日本人，我告訴他免賭了，我也知道是日本人。他問我理由，我請他不妨先說，結果我們的理由竟是相同，他在歐洲常看到這個鏡頭，百分九十九是日本商

人。我在紐約、芝加哥機場也常看到這幅畫面。這說明了一項簡單的事實——日本的經濟進軍無遠弗屆。Toyota 和 Datsun 在美國公路和街道暢行，Kikoman 醬油乾脆在威斯康辛州開起工廠，就地取豆，大量生產。老美喜歡牛排，日本商人便決不勉強他們吃“Suki yaki”或“Tempura”（事實上這個壽喜燒和天婦羅很多美國人也十分欣賞的），日式牛排取價昂貴，但看美國大都市的“Samurai Steak”不知滴盡多少美國朋友的水。

當我在羽田機場時，給我最強烈的印象是“人口壓力”，我曾至東京近郊大宮市訪問日本友人，也在“地下鐵”擠衝一番，“地窄人稠”的印

象更加深了。這豈僅是日本的問題？

一天晚上，我們的另一位日本朋友山中醫師來旅舍接我們，到他北青山家裡吃飯，我們五年前曾在美國阿拉巴馬州大學時相處一年，他的太太常請我們吃壽喜燒，內子則請他們吃中國菜。此番東京相見，實在是難得的機會。那天東京微寒，我們煮酒談天下，不免回憶一下在美國的日子，一本照相簿，帶回許多記憶。又談到日本印象，我便把上面兩個機場的印象，說給他聽，山中也十分感觸。又談到日本當前的社會形態，此時正值三木首相，黑馬組閣，我們當然又在這個題目上討論一番。大致說來，日本知識份子也並不如一般印象中那麼迷惘，他們還是知道問題，但常有無可奈何之感。

在東京的另一活動是訪問東京大學皮膚科主任久木田教授和東邦大學主任安田教授。安田教授為日本皮膚科學會會長，我在美國時與他有一面之緣。久木田教授則為初次相識，承他們盛意，都分別親至旅館相接，參觀他們的教室、研究室設備。久木田教授剛接任東大主任兩年，對色素疾患、電子顯微鏡、組織培養、免疫學等等，十分齊全，並與他一起巡視病房，住院病人二十多位，有 Lupus erythematosus, Hodgkin's disease。有二個病人 Skin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用 Bleomycin IV 治療，關於這項治療，我的經驗不多，特向他們請教許多。另有 Hemangioma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等等。久木田教授並在養精軒邀我共進十分精美的午餐，由科內其他七位醫師陪同，其中有幾位曾在美國研究數年。久木田教授在二十年前曾在俄勒岡州大學研究三年，我們談起許多位我們共同認識的朋友在美的近況，頓覺世界雖大，但探討學術真理的熱誠常把地球縮小了，而海空交通方便之今日，更把時空距離縮短了。

(三) 吾校吾友

十二月中旬母校第二次校友大會在台北召開，我適逢盛會，看到了許多位多年未見的老朋友。藥學系的校友已漸漸在我國藥學界紮下根，發展的廣度和成就的高度都很令人欽佩。護專同學們的敬業精神和實幹風氣已為北醫護理在我國護理界的地位拓開一條大路。醫技系和牙醫學系的校友一直在最堅苦的環境下成長，百尺竿頭，明日的境界決不可限量。醫科校友在個別崗位上也都寫下令人欣慰的記錄，今後更需要的是整體的發展。第二次校友會此時召開，將會對團結海內外廣大校友，為明日北醫之大步邁進作最大貢獻。

十二月裏一個清晨，我獨自跑去拇指山校園，去拾取記憶的葉片。吳興街今日已成了高密度的、熱鬧的新社區，誰會記得十五年前這裏是一片澤泥田地，我們不要將母校創建初期那段最艱辛的日子忘掉，當時母校當局以愚公移山式的精神填成了今日母校校區的基地。我彷彿覺得那段沙土飛揚的日子重新在眼簾出現。母校也許沒有最壯觀華麗的建築，母校可能沒有最充裕的經費，但我堅決相信母校今日擁有的是無數的最濃最深的感

情，這份感情屬於所有北醫人。北醫和北醫人決不是溫室中的花朵，要作疾風中的勁草。母校在最艱苦的環境中成長，因此北醫人具有“在逆境中奮鬥”的氣質，這也將是母校在向最光明的明日邁進所具備的最大資源。

(四) 自由女神的燈號

在大約一年前「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週刊曾登載了一篇文章報導近年大量移民湧入美國，造成美國社會的另一新面目，在那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了一個比喻：當年紐約港的自由女神高擎火炬，是移民希望的象徵，但如果移民突然大量增加，可能美國政府會有新的措施，尤其在經濟不景氣，失業人數增加下，可能自由女神對新移民們舉起“Stop”（請止步）Sign！

在我此次啓程回國前，讀到兩則有關美國準備大量（如果不是全面）限制外國的醫科畢業生前來美國接受 Postgraduate training 的機會。AAM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公開主張要求各 teaching program 限制 FMG 的名額。小甘迺迪更進一步，在他向國會提出的一大套醫藥保健法案中，建議每年全國“first year postgraduate training”的名額不能多於每年美國醫科畢業生人數的 110%。大家用簡單的心算好了，1974 年美國全國各醫學院產生了 11,000 名醫科畢業生，如果小甘的提議通過，那每年祇有大約 1,100 名“first year postgraduate training”的位置給 FMG 了。我手邊另有一項數字，1973 年由世界各國以 Exchange Visitor 的身份來美的醫生大約有 4,600 名，再

加上以移民身份來的，總數當更多。這種小甘式的110%會不會實現呢？據一般的看法，暫時不可能。但是以目前的氣候預測，未來幾年，FMG來美的機會是會大量減少的。這裏不想去分析美國方面此種“排外”的社會背景與心理因素。“少棒”竟演變成外國的小朋友都被拒之門外，大家不妨舉一反三。此次在國內很短期間，和許多位校友接觸，才知道這種情勢已經很明顯了，想要申請美國一個intern位置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我想與其傷腦筋於“人家會對我們怎樣？”，不如大家理智地想想“我們應該怎麼辦？”

(五) 一個最急切的課題

“我們該怎麼辦”？不僅對彼邦情勢的調整，尚在學校的同學們心理上要有所準備，我想這是政府當局、社會輿論以及醫學教育家對我國國民醫藥保健應該有一套合情合理，符合實際需要的作法的時候了！

“國民醫藥保健需要普遍，醫科畢業生要有臨床磨鍊”這是兩項最基本的要求，一個是就社會民生着眼，一個是醫生方面的實際需要，這兩個要求，實際上是一個問題，一個最急切的問題！蔣院長屢次指示窮鄉僻壤的同胞也應享受到醫藥保健，最高當局能如此重視民生、高瞻遠矚，實在是國家之福。美國今日雖擁有最發達的醫學設備，但許多小鄉小村，常常連半個醫生都沒有，美國各界對這種偏差也時常發生感嘆，但美國政府當局迄今尚無具體行動來普及醫藥保健。至於醫科畢業生需要臨床磨鍊的機會，那是不用再申論的基本看法了。以往年輕醫科畢業生爭相出國，固然

一方面是受時代留學熱潮的沖激，但無可否認的，我們國內能提供完整的postgraduate training的醫院有限。今天我國面臨了一個新的情勢——美國預備減少外國醫生去美國的機會，不久的將來，絕大部份的醫科畢業生將留在國內。今天我國也有一項切關民生的需要——醫藥保健的普及各鄉各村。在當前這種情勢和需要下，我國醫藥保健一個最急切的課題，據個人淺見，便是“逐步地、大量地增加畢業後臨床磨鍊的機會”。因為醫學設備所需經費十分龐大，即使動用政府財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可成，所以要“逐步地”。至於“大量地”增加，因為事實十分明顯，短期內，醫科畢業生由於去美國這條路沒那麼開放，勢將有許多畢業生留在國內，那麼是不是要“七年寒窗苦讀”的同學們一畢業就開業，或者一畢業就失業呢？以前因為醫科畢業生大量出國，乃有“國內缺醫生”之呼聲。今後情勢將不同了，有這麼多醫生將留在國內，為國所用。政府當局宜有一套縝密的計劃。全國各醫學院就算都有完整系統的教學醫院也祇能負起一部份的任務。在歐美各國，其clerkship training都是university hospital和affiliated hospitals負責。而其postgraduate training更是分佈在許許多多的Community hospitals。因此我國醫藥保健當前最急切的一個課題便是“逐步地、大量地增加畢業後臨床磨鍊的機會”，而這個一定要由政府來支援，可分兩方面來談：① update 現有的公立醫院。國內各大公立醫院這些年來支援醫療，協助教學，可說功勞苦勞俱有，需要大聲讚揚，但因為因應當前新情勢，宜更求新求進以提供更廣大的postgraduate

訓練機會，將是國家社會之福。② 政府大力支援新的私立的Non-profit大醫院的設立，如提供長期低利或無息貸款，協助設備。政府對營利的工商企業多有支援輔導的措施，這項企業是有助於經濟建設與國計民生。那麼非營利的私立大教學醫院訓練國家人材，提供國民醫藥保健服務也宜有政府財力的支援輔導。蔣院長的「大有為」之作法堅強了全國國民“同舟共濟，敵愾同仇”的心理，這是國家之福。我堅決相信政府有關部門也能秉承蔣院長對醫藥保健建設的指示，面對問題所在，作出有益國家社會的措施。

(六) 當我們同在一起

短短六星期的祖國行，使我重新親情與友情的溫馨，也使我對“吾校、吾師、吾友”更加欽佩，對母校更寄以最大的祝福。十幾年前，一個雨中的夏天，我們在金山夏令營燃起熊熊的營火，唱“當我們同在一起”，另一年的夏天，東海岸的朝陽射在中字號甲板上，我們唱“當我們同在一起”，在成功嶺上，在料羅灣、在金門陳坑休假中心、在馬祖港、在臺灣海峽，“當我們同在一起”的聲時常響起。七十年代的今天，我客居美國，短短的祖國行，我不禁對自己低哼着“當我們同在一起”。“當我們同在一起”時，讓我們同舟共濟，讓我們竭思盡慮，使母校更壯大，使祖國更堅強。在離開松山機場時，我腳踏祖國芬芳的土地，仰望祖國廣闊的天空，“當我們同在一起”。祝福您！母校！祝福您！祖國！執筆此稿，窗外白雪皚皚，俄州的象徵——埃爾米嶺巍然聳立。母校、祖國，再聲祝福！